# 厦门特大犀牛角走私案

**一艘捕鱼船在闽粤交界海域隐秘前行。茫茫大海中，这艘长度仅为 70 余米的渔船在风浪中犹如一叶浮萍。然而这艘看似普通的渔船却一点也不普通，船里满载的不是渔获，而是来自非洲的犀牛角。2019 年 6 月 17 日晚，中国海关缉私部门已在该海域集结重兵，正张网等待这艘渔船。**

**今年 5 月 21 日，厦门海关对外通报了破获的这起特大犀牛角走私案，现场查获犀牛角 145 件，总重 250 千克，价值约 1 亿元人民币。此案也刷新了近年来中国海关破获的走私犀牛角数量纪录。厦门海关缉私局相关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查获的 145 件犀牛角中，110 根整角是直接从犀牛身上完整取下的，其余的 35 件根据大小、外观可以确认是从不同的犀牛角上切割而来，由此判断大约有 100 只犀牛惨遭杀害。**

**犀牛角走私暴利堪比海洛因，为了遏制盗猎狂潮，第一个禁止犀牛角国际贸易的公约于 1975 年实施。目前，世界仅存的五种犀牛全部被列入 CITES（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Ⅰ，禁止国际贸易。随着中国等亚洲国家持续加大针对犀牛角走私犯罪的打击力度，走私犀牛角变得越来越困难。**

**走私犀牛角如今成为一门“黑色生意”。从来源地的盗猎、供应到终端消费者，有组织走私团伙的参与将来源地的犀牛角供应和消费国的市场需求进一步结合，使得犀牛角非法走私贸易变得更为隐蔽复杂。这起令人骇然的犀牛角走私大案，也揭开了跨洲际犀牛角黑色走私贸易链条的冰山一角。**

**作者:胥大伟**
**《中国新闻周刊》编辑出版**

## 狙击海上“幽灵船”

2019 年 1 月 28 日，正值中国农历小年，一则情报线索引起了厦门海关缉私局的关注。线索称，浙江温州人王永明在南非组织犀牛角、象牙货源，计划通过海上及空运渠道走私入境，海上渠道可能是近期通过远洋船舶运往国内沿海地区上岸。

福建沿海港口众多，一些地区的雕刻产业发达，利于犀牛角、象牙的二次加工、分销。厦门海关缉私局作出情报研判，“走私的犀牛角很有可能在福建海域上岸”。此时，王永明已从莫桑比克回国，情报信息显示，他要到福建来“接货”，警方对该团伙的侦查工作随即展开。

中国与非洲相隔万里，一般船舶难以胜任远洋运输。“原始情报信息很模糊。”厦门海关缉私局情报处副处长包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研判最有可能是通过远洋捕捞船进行走私运输。海关缉私民警开始对远洋捕捞船进行逐一排查，然而，直到春节过后，依然没有任何收获，这让牵头开展情报核查的包琦心生疑惑。“情报是预警信息，真实情况很有可能是‘人货分离’。”包琦说。

2 月 9 日，王永明抵达福建厦门。负责外线侦查的缉私民警得到消息，有人通知王永明，“货”积压在福建一个码头里，“近期可能还提不了货”。2 月 11 日凌晨，王永明的账户突然产生大宗资金往来，这表明交易已经完成，但交易数量、地点却无法得知。警方进一步侦查发现，犀牛角一旦进入到流通市场，转手速度很快。“实际上它是分段交货，而且不同的货主给不同的货。”包琦解释，这给追查走私犀牛角的流向带来不小的挑战。犹如猎人一般，缉私民警们静待目标的第二次交易。

一段蛰伏之后，信号出现了——王永明派出“马仔”再次出发。3 月 5 日，走私船离开浙江外海，前往莫桑比克。1600 吨的目标船舶“海上先锋”号进入了警方侦控的视野。“海上先锋”号注册国籍变更为中美洲国家伯利兹，船员以缅甸籍为主，这番“操作”的目的是规避检查和刑事处罚。

一艘千吨级的船舶航行在大洋上，海关缉私部门想要实现对走私船舶的追踪，不啻于“大海捞针”。5 月 15 日从莫桑比克的港口起航后，这艘走私船舶就关闭了船舶 AIS 定位系统，保持通讯静默，成了海上的一艘“幽灵船”，这让侦查和追踪难上加难。“茫茫大海你不知道船去了哪，我们只能根据掌握的有限信息进行研判。”包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船舶路过监测海域的零星信息，通过大数据分析，缉私民警们得以摸清走私船舶的航路、航向、航速及预计停靠点。

6 月中旬，根据航路推算，走私船舶自马六甲海峡驶入了中国南海，厦门海关缉私局联合广东、福建海警局，在南沙群岛、西沙群岛、闽粤交界海域、厦漳海域、温州海域连布 5 个“口袋”，张网以待。

6 月 17 日下午 14 时许，船只信号出现在闽粤交界海域，意味着留给缉私民警们的抓捕时间只剩下不到 12 小时，时机一过，走私船舶极有可能逃窜驶入台湾海峡，以规避查缉。厦门海关缉私局东渡分局缉私一科副科长曾雪峰有着多年的缉私经验，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些走私的大船往往停在中国海关缉私执法海域之外的公海上，再用小船去“接货”，伺机运进中国大陆。

抓捕地点最终确定在闽粤海域。当晚，120 名缉私警察、288 名海警官兵、8 艘舰艇、18 个行动小组分布在闽粤交界海域以及福州、泉州、温州、大连等地，海陆联动同步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 不惜成本的走私路径

王永明团伙的这趟犀牛角走私运输耗时三个半月，沿途经过马达加斯加、马尔代夫、马六甲海峡，再利用近海小型船舶在台湾海峡附近接驳后，伺机从中国沿海非设关地走私入境。整个走私路径中，不设中转地、不载运其他货物，往返总里程超过 2 万海里，单趟走私成本就达上百万元。

亚洲地区犀牛角黑市价格约为每千克 6 万美元（约合 40 万人民币）。曾雪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犀牛角被走私偷运到国内，经过层层加价至终端买主手中，售价可以比最初“收货价”翻出十几倍。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一份评估报告显示，在象牙和犀牛角非法贸易中，增值最大的环节是最终零售环节。例如，仅在亚洲批发商到零售商的这一环节，犀牛角价格就上涨了 103%，象牙价格更是暴涨 529%。多位缉私民警告诉记者，巨大的暴利空间，使得犀牛角走私团伙异常小心，反侦查能力很强。“真实的走私远比影视剧情节更复杂。”包琦介绍，犀牛角价格昂贵，走私团伙投入的也都是“真金白银”，走私路线规划仔细，思虑周密。

中南屋创始人、曾卧底调查国际犀牛角走私的黄泓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犀牛角走私路线主要是非洲—东南亚—亚洲终端市场。黄泓翔在越南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很多犀牛角走私往往会选择在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进行“中转”，原因在于当地宽松的执法环境，以及容易接触到终端买家。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的相关分析显示，近年来走私进入中国的犀牛角主要来自于南非和越南，两条路线都呈现出明显的有组织犯罪趋势。由于中国海关对于濒危物种走私打击力度的增强，两条路线中犯罪团伙都普遍采用雇佣水客或保货团伙的方式来降低自身的风险。IFAW 高级项目官员马晨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来自越南的犀牛角主要是由犯罪团伙自非洲走私至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而后囤积在中越、中老等边境伺机偷运入境。犯罪团伙选择的偷运入境方式主要有雇佣边民人身夹藏通过口岸旅检通道入境，以及雇佣保货团伙通过非设关地偷运入境。近年来，跨境包裹寄递走私也有高发趋势。

作为犀牛角消费的新兴市场，越南除了自身需求外，也成为了向中国走私犀角的最主要中转国之一。根据 EAL（大象行动联盟）2016 年的暗访，中国贸易商表示越南是他们主要的犀牛角来源，而越南的卖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称 80%的买家是中国人。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6 月，EAL 针对中国边境非法走私犀牛角的情况，进行了为期 11 个月的调查。EAL 调查员了解到，走私者有四到五条不同进出中国某边境城市的陆路通道。最短的路程只需步行三分钟。

## “国际化”走私网络

随着另外两位幕后主犯陈有仁、国内货主阮玉成的落网，厦门海关查获的大型跨国犀牛角非法走私犯罪团伙的面纱由此被揭开。境外采购、跨国贩运、走私入境、快速分销，环环相扣且分工明确的背后是一个组织严密、专业性极强的走私团伙。在分工上，团伙中有专门的成员负责在非洲当地收货、装货上船;海上跨洋运输同样交由专门的组织成员押运;负责偷运入境的则是远洋船的股东。走私的各个环节相互独立，条线切割清晰。作为一名老缉私警察，在曾雪峰看来，打击这类走私犯罪，难点在于如何揪出潜藏在幕后的货主。

在团伙中，王永明有多重身份，他既是货主又负责组织货源，是维系走私链条运作的关键角色。事实上，建立一条走私通道并非易事。“没有非洲当地人的配合，‘货’你是拿不出来的。”曾雪峰指出，类似王永明这类的走私商人，在非洲当地关系网复杂。包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王永明买通了一名当地警察，让其帮忙将犀牛角运到走私船上。负责偷运入境的股东中，有一位是福建某葡萄牙商会的会长，而莫桑比克正是葡语国家，这也展现出了犀牛角走私网的层层复杂生态。

早些年的资料显示，在南非逮捕的涉嫌犀牛角犯罪的亚裔嫌疑人中，最多的是越南籍，其次是中国籍和泰国籍。国际知名动物保护专家苏西·瓦特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人很少涉及犀牛角犯罪的前端，即实施实际盗猎行为;相较而言，他们往往承担从盗猎者手中收购犀牛角的中间人角色。

此前，南非反盗猎特警介绍，犀牛角走私利益链一般由五层构成：最底层的盗猎者往往是贫困的黑人;第二层是地方性的小规模收购和转运者，被称为“跑者”;第三层是全国性的收购者，从事更专业、有组织的集团犯罪;第四层是在非洲的收购者兼出口者，以越南人居多，也有部分是中国人;第五层是越南、中国组织销售的头目。

黄泓翔曾扮演中国买家，成为南非反盗猎部门的卧底。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误解，认为参与非法野生动物制品贸易的华人都是黑帮分子或者穷凶极恶的走私犯，但其实大多数华人走私商都是普通的生意人。厦门海关破获的这起特大犀牛角走私案的主犯王永明在非洲是一名贸易商。“王永明的贸易公司并不赚钱，就是个空壳，平时帮人倒外汇。”包琦介绍。

“走私犀牛角不是说你到了非洲待一两年就能够搞定当地的关系。”黄泓翔指出，这些久居非洲多年的华人，在当地的资源网络非常丰富。“一方面他们在当地创造了一个市场，让更多的当地人看到野生动物制品可以卖钱，这在客观上增加了当地人去盗猎的动机;另一方面，他们了解当地的情况，又知道在中国这边的销售渠道。”而非洲国家大多缺乏严格的监察和市场监管体制，给了这些走私商漏洞可钻。

黄泓翔说，驱动这些华人从事非法犀牛角贸易的，依旧是背后巨大的黑色利益。目前，亚洲地区仍是犀牛角消费的主要区域。UNODC 的数据显示，每年约有 5.6 吨的犀牛角进入市场。其中，0.4 吨在非洲被查获，剩余的 5.2 吨走私至非洲之外。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2016 年～2018 年间，仅亚洲终端消费者市场，每年犀牛角非法贸易收入就高达 1.7 亿～2.8 亿美元。

野生救援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余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几年亚洲对犀牛角的主要需求是入药和投资品。传统中医认为，犀牛角具有凉血、解毒、清热的功能。在越南，不少人把犀牛角视作昂贵的保健药品。“迷信犀牛角能治疗癌症很可能与越南每年有 15 万个癌症案例有关。”余冲说。在中国，安宫牛黄丸曾因含有犀牛角成分被广泛推崇。1993 年中国完全禁止犀牛角入药后，黑市上仍流通着不少使用犀牛角配方的“老安宫牛黄丸”“朝鲜安宫牛黄丸”。马晨玥介绍，除了入药，犀牛角制品也被很多人视为珍贵的收藏物。还有部分人相信，随着犀牛种群数量的减少，犀牛角制品是具有保值增值功能的。多位海关缉私警察担忧，“犀牛角越珍贵，对一些买家反而越有致命的吸引力”。

我国海关部门查获的犀牛角、象牙等物品

## 遗失声明

上海市君康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慈强律师，遗失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13101201620108477，声明作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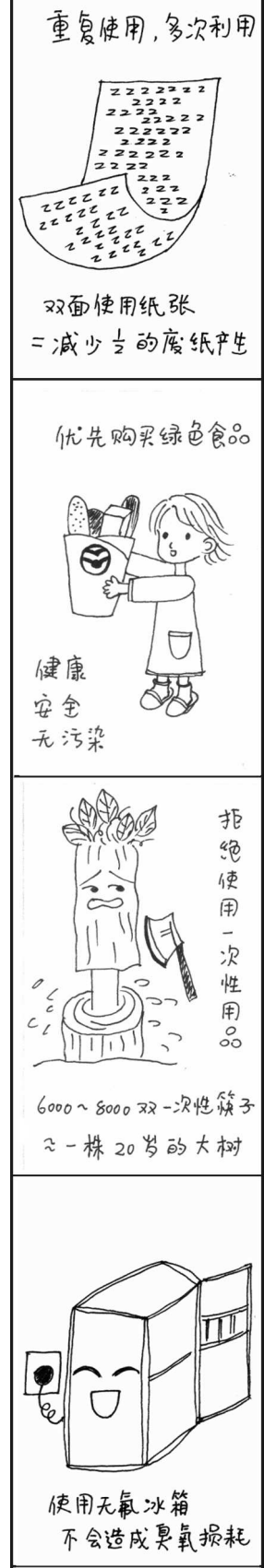
江苏鼎洪建工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沪太支行，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 公 告

2014年1月4日，我站救助了一名男性露宿人员丁祥国，1948年2月出生，原户籍上海市杨浦区控江三村，后迁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七十三团。2021年1月4日，丁祥国在杨浦区中心医院因病抢救无效死亡。望其家属或知情者自公告见报之日起30日内与我站联系，若逾期仍无人认领，本单位将依法依规办理丁祥国遗体火化事宜，骨灰保留2年。

**联系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周家嘴路4214弄16号

**电话：**021-65675720

**上海市杨浦区救助管理站**
（上海市杨浦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2021年9月1日

## 环保公益广告